



情為何物

情火炽燃 为你

我願承受五千內三思

【太阳●月亮●星星之一】

蓝欣湄

台湾梦幻作家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★太阳·月亮·星星★

情 为 何 物

蓝欣湄 / 著

情 为 何 物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台湾)蓝欣湄作品

太阳·月亮·星星之二

4. 情为何物 (定价:10.80 元)

责任编辑:童苏平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31 字数:66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8150

ISBN 7-80538-840-7/I·374

全套(1-4)定价:42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青梅竹马的那份感情，自然平淡，纯真亲近，但陷入愁情的漩涡，则不能自拔，两败俱伤。

一见钟情的那份感情，惊天动地，热烈不能自制，虽在感情的激流中屡遭挫折，但它总是逆流而上从不静止，在两者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不论是青梅竹马，还是一见钟情，只要是真正的爱情，你就不要错过，否则你伤了自己，也害了你的所爱。

有目的的爱情是世俗之情。

无目的的爱情是缘份的来临。

序 言

——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、错、错！

爱情究竟是什么？两情相悦？两心相属？大约没有人能够说清楚。

青梅竹马固然好，一切自自然然，但也太过平平淡淡，以致莫名其妙地陷入愁情波澜，无力自拔。

一见钟情也很不错，惊天动地，狂热不能自抑。山盟海誓之后却发现彼此的种种不合拍，时间却是不可能逆流，更无法静止。只能在心中聊以自慰，此生爱过一回，足矣。

始终相信，爱情是绝对自私的，不存在对爱人以外的人的歉疚。爱是无法勉强的，今生无缘，却凑合在一起，结局永远是个悲剧。却常常有人会用一生的幸福去赌。一个轻易不轻易的决定使得三个人，甚至更多的人在苦海中苦苦挣扎。

等到泪也流尽了，血也流尽了，这才发现当初的错误，实在是痴呀傻呀！

在爱的人与不爱的人之间选择，本来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，却会有千种理由，万种思虑阻碍着，于是觉得自己痛苦，别人也痛苦，爱情更痛苦。

其实只要相信自己的心就可以了。

其实不必去管别人会怎样，忧伤还是痛苦，那都只会是阵痛，你对他（她）的放弃，其实是一种最好的释怀，他（她）会寻觅到属于自己的真爱的。

爱惜自己，才能爱惜别人，拥有爱情，才能体会生活。缘起时，请尊重自己，尊重对方。

四五点钟的太阳，依旧火辣辣的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，而街角却异常的热闹，七八个孩童，约有十一二岁的光景，正围住一个更小些的女孩哄闹。

“谢子君，你爸爸在哪里？”一个男孩不怀好意地问。

立刻有一个男孩捏着鼻子娇滴滴地回答道：“我爸爸不在家。”

女孩一声不吭，直直地站着，小手握得紧紧的，小眼瞪得圆圆的，充满着愤恨。

又有一个男孩嬉皮笑脸地说：“谢子君，我有爸爸，你上我家吧，给我做——老婆。”

正在此时，街的那边一个男孩飞快地朝这边奔来，后面跟着一个小女孩，叫着：“哥，快些，他们又在欺侮子君了。”

“跑哇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，那些男孩立刻成鸟兽散状，跑的跑，躲的躲。

男孩跑到子君身边，问：“子君，他们说些什么？欺侮你了吗？”

“子君，告诉我哥哥，我哥哥会给你出气的。”女孩也说道。

子君感激地冲他们笑了笑，“没什么，佳筠，佳翔哥，我们问去吧。”

“子君，妈妈叫你去玩。”叫佳筠的女孩说。

子君犹豫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三个孩子一起往家走去。

“妈——，妈——”一踏进家门，佳筠便叫开了，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。

“佳筠，别叫。”顺声走出一位约四十岁的妇女，微微有些福态。

子君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沈伯母。”

沈伯母见到子君，笑得更和蔼了，“子君来了，佳翔，去把绿豆汤拿出来和两个妹妹一起吃，告诉崔妈，准备好洗澡水。”

“妈，今天那帮小太保又欺侮子君了。”佳筠又开始告状。

沈伯母叹了口气，抚摸着子君的头发，“佳翔，佳筠，以后你们放学约上子君一起走。”

子君倔强的眼神此时早已消散，听了这番话，心头一酸，眼泪涌了上来，连忙低下头去。

自小就和妈妈相依为命，从未见过父亲，子君对周围的冷言冷语早已习惯了。只是有一张子君自己也描述不清的阴影在她的心里飘呀飘，挥不散，抹不去。



春风暖人心，午后的太阳更是懒懒的，洒在地上又那么有暖意。春风没能将暖意吹散，反而加重了，加浓了，还带来一阵阵花香，将这条小道的每一个空间都填满了，幽幽地，是一种说不清的惬意。

子君就在这条小道上一个人慢慢地走，双臂环在胸前，抱着几本书和一本讲义。长长的黑发在身后随风轻轻地飘，比柳丝更柔更美。

大三的她，正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明眸皓齿，小巧婀娜，美得

纯净,美得像天上的仙女,无论她到哪里,都是日光的焦点,常常有鲁莽的男孩跑上来搭讪,交个朋友之类的话。

在T大,有两件事是大家明明白白的。第一是:谢子君是T大校花。她不仅漂亮,而且聪慧,富有个性。第二是:谢子君名花有主,白马王子去年从T大毕业,从父亲手里接过一个房地产公司,是一个英俊倜傥的小伙子,高高的个儿,一身帅气。他,就是沈佳翔。

每天下午五点,佳翔的车会准时等候在T大门口,送子君回家,有时他们也一起吃晚饭,看场电影,或者去河边散步。

这一对是公认的金童玉女,同学们都羡慕不已,也有妒忌的,却又挑不出什么事来,双方的母亲是中学大学的同学加好友,对这一对儿女亲,更是百倍的满意。

他们便在这羡慕和满意当中手挽手走着,仿佛红地毯已经铺好,一切都是那么自然,那么天经地义,包括他们走到一起,可谓是青梅竹马。佳翔对子君,一直是一个大哥,一个保护者,给她幼小的心灵一丝安慰,长大了,护花使者自自然然就是佳翔了,而子君对于佳翔,是一个小妹妹,一个需要他保护、关爱的小妹妹,他对她有着无比的怜爱。



花坛边,佳翔和子君坐着,佳翔用木棍捅着蚂蚁,子君看着,像个布娃娃似的一动不动,生怕惊了蚂蚁,扰了佳翔。

“子君。”佳翔突然抬头对子君笑,“这次爸爸从法国回来,带了好多东西,有遥控摩托车、有音乐恐龙、还有电子枪,好好玩的。”子君呆呆的,眼圈却突然有些红。

佳翔急忙扔了木棍,“别哭,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,爸爸

给你带了一条裙子，可好看啦，你是小公主，比佳筠的都好看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子君嘟着小嘴，“妈妈说了，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。”

佳翔摆着手，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怎么会是别人的东西呢？是我们家的呀！是爸爸为你买的。”

一群孩童从花坛边走过，看到他们，立刻来了精神，一边划着脸，甩着胳膊，一边齐声叫着：“羞呀羞，男生爱女生！羞呀羞，男生爱女生！”

佳翔追了过去，孩童们立刻四散逃开，佳翔愤愤地走了回来，不依不饶地用柳条抽着地面，子君却没恼，静静地坐着。夕阳下，子君的脸上蒙了一层光晕，圆圆的脸颊显得格外动人，黑黑的大眼睛，黑黑的短发，衬得小脸小手白嫩得可爱。

佳翔看得也有些痴，“子君，你真好看。”他拉起子君的手。

子君的脸上飞起了红晕。

佳翔俯下身，继续说道：“子君，长大了做我的新娘，好不好？”

子君像受了惊似的站起身，抽回手，边跑边叫：“佳翔你坏，你欺侮人。”

佳翔在后边追，也叫着：“你答应，你答应，我就再也不说，你答应我。”

两个孩子一先一后奔去，留下两个背影，像涟漪一般在夕阳中荡漾。



佳翔考上了T大的土木工程系，于是子君也就理所当然

地报考了大，结果就很如愿地进入国文系。佳筠却没能通过联考。

子君上佳翔家，沈伯母显得格外高兴。

“子君，还是你好，我们佳筠有你一半聪明就好了，我也可以少操心了。”

佳筠却并不沮丧，她是个开明的女孩，并不在意念不念大学，她剥了一颗龙眼塞进嘴里，“妈妈，我并不要你操心呀。”

“怎么不要？整天疯疯癫癫，嫁不出去的。”

佳筠滚入沈伯母的怀里，“妈，我嫁不出去，永远伴在你身边，不好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的，烦也烦死了。”

“我会去找一份工作的。”佳筠吮着手指上的龙眼汁说。

“家里不用你去挣钱的，你还是看看书，明年再考吧。”沈伯父开了口。

“不要啦，不要啦。”佳筠立刻大叫了起来，“我可不想再考了，书海无涯苦作舟——回头是岸，讨厌死了，好不容易脱离苦海，又要我跳进去，不干不干。”说着一溜烟逃到楼上去了。

吃过晚饭，子君告辞回家，佳翔送她。

两个人并排着走，不说话，听着风声、树叶声、小虫鸣叫声、还有对方的呼吸声。静静地走，静静地听，保持着一定距离，不远也不近。月光如水一般泻下来，地上斑驳的树影在月光下流动，悄悄地，似乎流进了他们的心里。

“子君，你在想什么？”佳翔轻轻地问。

“什么也没想，夜真美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”

“子君”佳翔似乎欲言又止，“做我的朋友好吗？”

“我们不是一直是好朋友吗？”

“不是那种朋友。”佳翔显得有些激动，“是，是那种，那种——女朋友。”

子君脸白了，但并不感到惊异，自小和佳翔在一起玩，既使他们之间没什么，别人也早把他们当成一对了，可是，等到这话从佳翔嘴里说出来，子君却也并没有喜悦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对佳翔说，在她的心里，佳翔一直是她的哥哥，可是也只是哥哥。

“子君，你，你不愿意？”佳翔有点急。

“佳翔”子君踌躇着，“你一直是我的好哥哥，我一直是你的好妹妹……”

“不”佳翔打断了话，“我不要做哥哥！”

佳翔一下子捏住子君的手，用力一带将子君拉入了自己的怀里，子君挣了一下，不动了，佳翔的另一只手环在子君的腰上，在她耳边吹着气，“子君，我爱你！”

子君仰起脸，看着佳翔，月光下，佳翔的脸上有一种真诚，两只眼睛凝视着她，目光里只有两个字：爱你！爱你！爱你！

子君不由得有些感动，喃喃地叫：“佳翔！”

佳翔却等不得她说什么，他的唇一下堵在了子君的唇上，子君没有动，似乎也动了情，两只手不知不觉拥住了佳翔。

月光依旧如水般倾洒着，枝头有一双雀儿，在这月光中昏昏欲眠，不时发出一声鸣叫。



自从那个有着美丽的傍晚之后，子君就再也没让佳翔拉过她的手，佳翔想着法儿让子君注意他，他去园子里提了金龟，捉来了用绳子系住脖子又任他飞，子君看见了眼睛闪亮闪亮的，却不说话。

佳翔说：“你让我拉拉手，我就把金龟子送给你，好不好？”

子君连忙将两只手藏到背后，瞪着佳翔轻轻地说：“不嘛。”

佳翔故意当着子君面逗弄金龟。

子君一嘟嘴，“有什么稀奇的，我自己去找。”说着就跑开去，佳翔也不追，很沮丧。

放学后，佳翔来找子君，“子君，我们到一个地方，可好玩啦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子君也开心，跟着就走，七拐八拐，到了一个苗圃，正是春末，花开得热闹极了，佳翔蹦跳着，“子君，我去给你采那最大的一朵来。”

“不要不要，采下来，就活不了，多不好！”

“采下来，它还会再长一朵来的，没有什么的嘛。”佳翔说。

子君仍是不答应，拉着佳翔：“那就不是这一朵了，两朵不一样的。”

佳翔只得作罢，拔了一根蟋蟀草逗子君玩。

两个人跑累了，找了一块大青石坐了下来。

“子君”佳翔突然问，“你长大了做什么？”

子君歪着头想，“我长大了，要做一个老师，教好多好多的学生。”

“那我做校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子君有点不懂。

“因为。”佳翔有些不好意思，瞅了子君一眼，“因为校长可以和老师待在一起。”

子君红了脸，背过身去不理睬佳翔。

佳翔站起来，“反正，反正我要你做我的新娘。”说罢，不等子君做出反应，拖着书包就跑。一边跑还喊着：“说定了，说定了，不准赖心。”

留下子君一个人在那儿跺脚，脸红得像花儿一样，映红了空气，映红了天空。



每天早晨，佳翔会在楼下等她，两个人一起往学校走，佳翔老也忍不住要去摘那些美丽的，还带着亮晶晶的露珠的小花送给子君。子君心痛花儿，但又不忍拒绝佳翔。

“为什么摘下来？摘下来，就不能美了。”

佳翔便在子君耳边说：“有你在，它们就不能够美了。子君你是花神。”

于是，子君的书里，压了大大小小的好多花瓣，虽然变了颜色，但似乎有种挥不去的暗香。

子君是越长越美了，留着披肩的长发，那乌黑亮丽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有些朦胧，在微风中轻轻的飘扬，佳翔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肩膀，这一头长发，已足以迷倒所有的男生，妒忌死所有的女生，更何况子君还有乌黑明亮的眼睛，深邃而宁静，给人以遐想，给人以温情，那两片小巧红润的嘴唇，笑起来像三月里的桃花，不笑的时候则像湖中的睡莲。

佳翔常常在无人的时候吻她，吻她的长发、吻她的眼睛、吻她的鼻子，吻一声就轻呼一声：“子君，我爱你！”

子君在他的怀里不逃也不躲，直到佳翔忘形地高喊起来，子君这才有些慌乱地用手去堵佳翔的嘴。佳翔却总是躲开，仍不住地喊，直到子君用自己的唇堵在佳翔的唇上，佳翔这才停了叫喊，紧紧地搂住她，使劲地吻她，时间久了，子君发现这是

佳翔的一种伎俩，引着她去吻他，心里又好气又好笑。

子君也越来越灵巧了，不再是那个一说话就脸红，一见面就低头的小女孩了，她能言善辩，聪慧和狡黠在她的反戈一击里表露无疑。

佳翔有的时候开车来接子君，故意躲在远处，子君在校门口不见佳翔，便独自走了，佳翔就慢慢开车上去，按两下喇叭，逗子君。

“小姐，好漂亮哇，上车兜个风怎么样？”

子君白他一眼，不搭理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佳翔忍不住叫道：“子君，快上车！”

子君这才莞尔一笑，拉开车门上了车。

在学校，虽然子君名花有主，但追求的人还是不少，常有人投条给她，问可不可以一起去喝杯咖啡，可不可以交个朋友，子君总是淡淡一笑，置之不理，上大课的时候，总是有人为子君占了最好的位子，一等子君走进来，便忙不迭地上前喊子君来坐，子君也总是不理，在别的地方随便找一个位子坐下，搞得那些人悻悻而归，很没有面子，心里不仅对子君对那位白马王子也很恨的。

有时佳翔也很不放心似的，远远看见子君同男生说话，总要对子君追问一番，和子君也越来越接近，连午饭也约好了一起吃，子君觉得有些不舒服，但又说不出些什么，只好任他去，尽量不去和男生接触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子君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她觉得自己应该是幸福的，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，佳翔对她是那么好，虽然没有怎么轰轰烈烈，但却像白云属子天空，鱼儿属于湖水一样，她，子君属于佳翔，这也许就是爱情，将来……将

来，也许就是这么个样子。

楼下传来悠扬的琴声，妈妈又在弹琴了，多年以来，这琴声伴着长大。这空空的屋子里，一切都有些死气沉沉的，妈妈总是郁郁不欢，一个人一整天一整天地坐着，唯有那架黑色的钢琴，倒给她更多的生命感，她觉得那琴是活的，是她生活里的一部分，从她懂事起，就不知道爸爸是谁，在哪里，陪伴她的，只有妈妈和那架黑色的钢琴。妈妈在夜里常常睡不着，于是就开始弹那钢琴。

有一个夜里，她悄悄地走下楼去，竟发现妈妈的脸上流满了泪水，痴痴地，无意识地，弹着琴，她不敢惊动妈妈，悄然地回到楼上，她不明白，一点儿都不明白是因为什么，但她不敢问，她知道，那一定是妈妈心头最痛最痛的一件事，她怕触动了，就会血流不止。

那琴声，如泣如诉，哀然万分，在深夜的星空下游荡，不知所归。子君虽然听不懂，但心里也有一丝痛感，慢慢地蔓延开去，远方那最亮的一颗星星似乎也很疲倦了，暗淡下来。

那长长的阶梯呀，望不到尽头，只看着越来越窄，越来越小，直插入天顶，在飘渺的云端时隐时现，阶梯是雪白雪白的，白得刺目，白得惨人，给人一种冰凉刺骨的感觉，不敢去碰，似乎一碰就会被吸去浑身的血。

天边上，不知是太阳还是月亮，看不清楚。那光芒实在刺眼得很，也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像千万支小箭射向石阶，每一个平面，每一个角落都被射中，躲不过，石阶在呻吟，在辣辣的光芒中痛苦的扭曲着，扭曲着……

风好大，在石阶的身边挥舞着胳膊，窜上绕下，一刻也不停歇，似乎在表白着它的生命力，它周身的劲儿在这舞动中成

长着，越长越大，似乎想要将石阶掀翻，石阶冷冰冰的，不为所动。风便愤怒了，向着石阶滚滚涌来，捶着、砸着、踩着、踩着……石阶却依然如故。

突然，一切都有了一点变化，风小了，云活了，光芒也柔和了，只有石阶，立在那儿像广场上的塑像，没有一点表情。

子君立在了石阶前，看着高耸入云端的阶梯，一脸的茫然无措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踏上去还是离开？妈妈呢？佳翔呢？他们在哪里，为什么没人来告诉她？

她犹豫着，终于迈出脚，踏上一级，却立刻缩了回来，仿佛被蜇了一下，她回过头，身后什么也没有。似乎是在下雪，看不清，那漫天飞舞的是什么？

“子君，上来！上来吧！”一个声音忽然从云端传过来。

子君吓了一跳，是谁？是谁！

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子君，别害怕，上来，上来就会拥有一切，来吧！”

是佳翔吗？是吗？子君心里惶惑起来，我怎么办？我应该上去吗？我可以上去吗？

“子君，上来！”那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柔，柔得像熔化的蜡烛。

“好的，我上来，我这就上来，等着我！”子君在心里轻轻地回答，她叹了口气，迈出了一步，她似乎听到石阶也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似乎等这一步已经等了一万年。

远远地，有雾飘过来，忽散忽聚，快速得很，没等子君看明白就将她彻底地笼罩起来，看不清了，还没等她回过神，那雾已飘过去了，转过头，那雾在身后温柔地笑，明白了，子君忽然明白了，那是云，她正穿行在云际间，云正在她的周围跳舞，她

伸出手去，感觉有些湿润。

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悉的气息，子君想了想，没能想起来在哪儿碰到过。

风似乎凝固了，不再到处游荡，也不再肆意飞舞，蹲着的、躺着的、金鸡独立的、大鹏展翅的、倒挂金钟的，什么样儿的都有。仿佛是为了吸引子君的注意，刻意地排列在了石阶的两边。子君视而不见，努力地向上走着，每当一座风的雕塑从她的眼前滑过肩头，滑向她的身后，便叹口气，飘散去，隐没了，顷刻间踪迹全无，似乎从未有过，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好累好累呀，子君觉得腿抬不动了，气喘不上了，石阶却不见少，依旧长长的，远到天际，没有尽头。

子君回过身，惊异地发现走过的石阶悬在风中，云雾不知去向，脚下空空的，被云托着，子君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，原来，原来这阶梯是上得来，下不去的！子君有一种被欺骗的哀伤——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踏上来？是谁？是什么诱惑了她？

心中一恍惚，石阶立刻就变得又硬又滑，子君脚一软，便倒下去了，身边除了光滑的石阶什么也没有，她想站起来，却一次又一次地滑倒，一阵阵冷汗冒上来，一种疲惫的感觉顷刻间传遍了全身，她开始向下滑去，滑去……

不要！不要！帮我一把！子君想喊，喉咙却哽哽的，发不出声音，子君想抓住什么，却没有什可依附的，只看见雪白的手摆动，在雪白的石阶映衬下变成了青灰色。

突然，那些风的塑像都向子君伸出了手，千万条手臂伸向子君，子君什么也没想，匆忙中立刻去抓，却发现都是空的，抓不住，只是从指缝中滑过去，连一点一丝都不能留下。

子君继续向下滑，仿佛已滑到了石阶的边缘，悬在了半空